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印典卷四

長洲朱象賢撰

故事

前人意旨不凡言語動作悉成韵事故紀載之所不廢印雖一物而於用置取舍之間或造作周旋之際每有可傳殊足醒人耳目助藝林之佳話也因輯故事類綴卷中

置璽再拜

周書湯放桀服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座再拜曰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

納璽而去

韓非子西門豹為鄴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其簡左右左右比周而惡之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曰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文侯迎而拜之豹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納璽而去

欲地制璽

春秋後語秦破魏軍於華陽走孟卯王使段干木子與秦南陽蘇代謂王曰欲璽者段干木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不盡則不和也歸印散財

越世家范蠡浮海出齊自謂鴟夷子皮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與

知友鄉黨

得丞相璽

史記魏世家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蘇代曰太子自相是三人者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

鼓琴受印

孟子傳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

解印間行

史記范雎傳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卒無秦王竊為王
恐秦王聞之廢太后逐穰侯乃拜雎為相收穰侯之印
魏齊因范雎為相亡趙匿平原君所秦昭王欲殺之魏
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解其相印與魏齊間行

歸印讓賢

蔡澤傳說范雎曰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
之退而巖居川觀長為應侯世世稱孤應侯因謝病請

歸相印

印迎不往

甘茂傳甘茂亡秦奔齊蘇代說秦王秦王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

納地效璽

史記秦始皇紀秦并天下令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倍約與趙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

效璽名卑

韓非子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
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國而委地效璽而請兵矣獻國則
地削效璽則名卑

作亂矯璽

史秦始皇紀九年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
后璽以發縣衛卒將欲攻斬年宮王知之發卒攻毒

斬守佩印

項羽紀會稽太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應涉使項梁

將梁囑姪籍斬守頭佩其印綬遂舉吳中兵

籍籌銷印

留侯世家項羽急圍漢王滎陽王恐與酈食其謀撓楚
權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陛下復立六
國後畢已受印必皆戴德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
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張良來謁王以酈生語
告對曰臣請籍借同前箸籌之昔湯武封桀紂後能制其
死命今能制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休馬放牛示不

復用今能之乎天下遊士離親棄墓從遊望尺寸之地
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其主誰與取天下乎楚惟無
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
陛下事去矣漢王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封璽降道

漢高紀元年十月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
帝璽符節降軹道旁

予印令反

又項羽出關使人殺義帝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大破之

操印立王

又四年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

封印而亡

陳丞相世家項王以陳平為信武君降殷王而還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漢王攻下殷王項王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間行仗劍亡

印利不與

淮陰侯傳項羽有功當封爵印利忍不能與

酈生傳項羽有倍約之名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為人刻印利而不能授注手弄角訛也

左思魏都賦朝

無利印國

無費留

賜印下城

張耳陳餘傳蒯通見武信君曰君何不賚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佩印有隙

又張耳責讓陳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走如厠客有

說耳者曰天子不取反受不祥急取之乃佩其印遂收其兵由此有隙

奪印易置

淮陰侯傳漢王東渡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

說將解印

呂后紀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

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

呂祿以為酈兄

音况酈
寄字

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

持印弄之

趙堯傳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為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

解印辭歸

留侯事高祖定天下歎曰良以三寸舌為帝者師此布

衣之極也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遂解印綬辭歸

上天子璽

漢文紀丞相以下皆迎代王太尉周勃跪上天子璽符
至代邸王西讓者三南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大王奉
高帝廟寢宜謹奉天子璽符遂即位

綰璽不反

絳侯周勃世家人有告勃欲反及繫薄昭言太后文帝
朝太后以冒絮頭上巾曰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

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於是赦絳侯

私受梁印

史記吳楚軍時李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周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注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

令奴作璽

淮南王傳淮南削地後反謀益甚召伍被與謀王令官

奴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使人偽得罪而發兵

又衡山王聞淮南為叛逆具亦心結客以應恐為所并賓客微知日夜從容勸之王使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輶車鏃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日夜求壯士

卧受印綬

漢書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金日磾為柁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

受印綬一日薨

立茅受印

漢郊祀志康后有淫行聞文成死遣藥大入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臣師非有求人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各佩其信印迺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騷小方鬪綦綦自相觸擊時上憂河決黃金不就迺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天子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以二千戶封大

為樂通侯以衛長公主妻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亦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視不臣天道者為天子道天神也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

取璽按劍

漢書昭帝時霍光

博陸侯

輔政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

驚光召尚符璽郎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增郎秩二等

就次發璽

請廢昌邑王奏昌邑王立為皇太子受皇帝信璽行璽
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

持手脫璽

霍光傳昭帝崩無嗣迎昌邑王賀即位行淫亂光與羣
臣連名奏太后當廢太后詔可光令王拜受詔即持其
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

驚銜天璽

西京雜記元后在家嘗有白鷺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為皇后常并置璽笥中謂為天璽也

印何累累

史漢元帝時石顯為中書令與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黨附者皆得寵位民歌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累累綬若若耶言其兼官據勢也

持印拜將

衛青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圍右賢王
得右賢裨王十餘人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
即軍中拜為大將軍

病不受印

平當傳當為丞相賜爵關內侯明年上欲封當當病篤
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耶當曰
吾居大位已有素餐之責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死有餘

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

視印列拜

漢書朱買臣拜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綉夜行買臣頓首謝乃懷其印綬微行步歸郡邸會稽上計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吏皆曰妄誕耳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乃推排列庭中

拜謁

上印亡命

張敞怨掾絮舜按殺之使者奏敞殺賊不辜免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

謝不受印

汲鄭傳黯坐小法免官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楚地尤甚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強予然
後奉詔

聞濟解印

漢書朱穆字公叔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

印綬四十餘人

度信步陸逞碑百城解印憚朱穆之威千里相迎愛王基之德

大行前受印

孔光將拜丞相已刻侯印書策未拜上暴崩其夜於大
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臨崩付璽

漢書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董賢曰無以與人王閔白元

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闈謂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何事久持璽綬以速禍耶賢不敢拒乃跪授璽綬

出璽投地

文獻通考漢平帝崩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王莽即位請璽太后

元帝后王莽之姑

不肯授莽使安陽侯王舜諭指太

后怒罵且曰若自以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何用此璽為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涕泣左右皆垂涕舜亦悲不能

止良久乃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乃出璽投之地曰我老且死而兄弟今族滅也舜得璽奏之莽大悅

史班彪論王莽之興由孝元后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卷卷猶握一璽不欲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椎破故印

漢書王莽既篡位遣五威將軍王駿等多齎金帛遺單于因易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

章駿旣至授單于印綬令上故印綬單于再拜受詔譯
前欲解故印左姑夕侯蘇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
解故印綬奉上受著新綬不解視印飲食至夜罷右率陳
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予如今
視印知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旣得而復
失之辱命莫大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即引斧椎壞之
明日單于果言漢賜印言璽今去璽與臣下無異願得故
印將率示以破印單于無可奈何又得賂遺乃遣使奉牛馬

入謝上書求故印後以印文改易結恨勒兵入寇

推印不受

又王莽篡位遣謁者即拜龔勝太子師友祭酒以印綬就加勝輒推不受曰吾受漢恩厚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

賜印皆降

南越傳元鼎六年樓船將軍將精卒伏波將軍將罪人與樓船會樓船攻敗越人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

賜印犁旦城中皆降伏波

叱召帶印

後漢書寇恂初為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至上谷況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曰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縣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恂進取印綬帶于况使者不得已乃承

制詔之况受命而歸

得印佩之

東觀漢記更始以上為太常偏將軍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

上印就第

後漢書光武欲保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事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

置印固讓

東觀漢記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
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舐望上
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上印乞歸

彭宣字子佩為大司空以王莽專權上印綬乞歸鄉里
上書正印

東觀漢記馬援拜伏波將軍上書曰臣所假伏波將軍

印書伏字犬丈外向成臯令臯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
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
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
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構陷收印

馬援征交趾卒于軍梁松構陷之詔收新息侯印綬

刻璽鑄印

漢書江都王建傳建自知罪多恐誅與其後誠光共使

越婢下神祝詛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印

石有玉璽

後漢張豐執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裏石繫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及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嘆曰當死無恨

得印從諫

張魯在漢中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功曹閭諫以必為禍先魯從而止

得印稱皇

延熹八年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

因師獲印

漢黨錮傳桓帝初受學于甘陵周福後以福為尚書時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兩家各樹朋徒有南北部黨人之議仲進福字也

游平賣印

五行志桓帝時竇武字游平與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京師童謠云游平賣印自有平去聲不避豪賢及大姓

先佩印綬

漢黃憲傳陳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

大會陳印

漢桓榮為少傅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印汚腐屍

漢靈帝數以車騎過拜嬖臣及贈亡人應劭曰美職加於頑兇印綬汚於腐屍虧國家之舊傷旃武之重

以錐畫印

鑑漢獻帝興平二年十二月帝至弘農張濟與李傕郭汜合追帝李樂令上御馬至陝又渡河到大陽幸李樂

營河南太守張揚使數千人貢餉上御牛車幸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錦帛悉賦公卿以下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闕閉

遭難印存

後漢書徐璆歷汝南太守東海相獻帝遷許以廷尉徵道為表術所刦守之以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所盜國璽還許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曰君遭大難猶存此耶璆曰昔蘇武困於

匈奴不墜七尺之節况方寸印乎

舉璽向肘

文獻通考表紹有僭盜意乃拘孫堅妻逼求傳國璽紹得璽見魏武舉以向肘魏武惡之紹敗得璽還漢

以璽抵軒

續漢書獻穆曹后操之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以璽綬抵軒下涕泣橫流曰天不弔璽左右莫能仰視

問璽所在

魏志太祖崩洛陽賈逵典喪事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所宜問也

自以璽付

魏畧司馬景王廢齊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璽綬太后取璽綬置坐側及迎高貴鄉公又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欲自以璽綬手付之

好金作印

魏志太祖與呂布書曰國家無好金自取家好金更相
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綬以表孤心

印綬易餅

魏略丁謚父斐字文侯建安末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
家牛羸困私易官牛被收獄奪官後太祖調丁斐曰文
侯印綬何在斐亦知見戲也對曰以易餅

得印知徵

魏書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賜爵建康子高宗末有人

于零丘得一玉印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是歸我之徵也後果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

相印知辱

魏氏春秋許允善相印出為鎮北將軍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于廁

使筮印囊

魏志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著器中使管輅筮之輅曰
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

改元天璽

吳志孫皓時吳郡言臨平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
色刻上作皇帝字改元為天璽

以印封行

陸遜傳遜領荊州牧諸葛亮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令
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亮書輕重可否有

所未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

請印假授

吳周魴傳今舉大事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鈕郎將印百鈕校尉都尉印各二百鈕得以假授諸軍帥

詐印啟主

江表傳吳歷陵縣有名山臨水高百丈其上三十丈有七孔相傳謂之石印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陵長表言石

印文發孫皓大喜遣使祭歷陵使者以高梯上省印文
詐以朱書曰楚九州都揚作天子還以印文啟皓皓曰
太平之主非孫復誰以印綬拜三郎為王

刮印龜背

吳志孫亮初公安有童謠曰白鼃鳴龜背平南郡城中
可求生守死不去求無成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
被收刮金印龜背一服而死

貂蟬佩璽

晉書禮志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驄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

捩指奪璽

晉書義陽王威無操行附趙王倫逼帝奪璽綬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於是誅威阿皮威小字

問璽出奔

晉書王導孫謐少有美譽領司徒桓玄將篡謐奉璽冊詣玄玄封開國公及劉裕破玄護軍將軍劉毅問曰璽綬何在謐懼出奔裕追還之委任如初

求璽叱之

晉書載記苻堅奔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神色自若俄而忠至執以歸新平幽之於別室萇求傳國璽曰萇次膺苻歷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

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

變服受璽

晉中興書海西公廢大司馬桓溫率百官具乘輿法駕
迎簡文於會稽邸簡文於朝堂變服著平頭幘單衣東
向拜受璽綬

號奉璽君

晉書慕容儁載記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於建業儁欲
神其事言歷運在己乃詐云冉閔妻得之以獻賜號奉

璽君永和八年僭位建元元璽

印龜左顧

晉書孔愉字敬康山陰人建興初除駙馬都尉參丞相
軍國事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昔行經餘不溪見籠龜
於路者愉買而放之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
而龜鈕左顧三鑄如初印人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鵲飛化印

博物志故太尉常山張顗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

鵲飛翔近地市人擲之稍下墮民爭取之即化一圓石
言縣府令鎚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顯表上之
藏於官庫後議郎汝南樊行夷校書東觀表上言堯舜
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墮印損鈕

賈子說林王豐為穀城令治民有法民多暴富歌之曰
天厚穀城生王公為宰三月恩澤通室如懸磬今擊鐘
一日豐印墮地損其鼻鈕明日視之則如覆斗也豐異

之間功曹張齊齊對曰自昔君印多用覆斗以臣料之君當封乎後果封中山君

相印知祚

述異記張軌字士彥為使持節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客相印曰祚傳子孫長有西夏關洛傾陷而涼州獨全傳國八主

穿井得印

拾遺錄王溥即王吉之後傭書於洛美形貌又多文辭

來就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
衣實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
其為善而得富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
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庾錢輸
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壘校尉掌軍壘門故
曰軍門主簿也積善降福明神之報也

恥服其章

晉中興書趙王倫僭位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金銀

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板之侯君子恥服其章

取印繫肘

晉書王敦反王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然其言顗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

望風投印

王隱晉書劉毅字仲雄為司隸校尉奏太尉何曾尚書

劉寔父子及羊琇張佗所犯狼藉司部守令事相連及望風投印者甚衆貴戚斂手衆以為仲雄能繼諸葛豐蓋寬饒

印貴仍舊

宋書孔琳之為尚書左丞建言曰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內外羣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喪功消寔金銅銀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

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官多印少又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卧不解璽

齊書謝朓為宋侍中領祕書監及高帝受禪朓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稱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即勸

武帝誅肅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印詎可解

齊王融傳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儉甚奇
憚之笑語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

裏石誑印

齊書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為聖王弘乘佛
輿以五綵裏青石誑百姓云天與玉印當王蜀後敗

鑄印六毀

梁書王瑩拜將軍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鎮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卒

天雨玉璽

南史紀昇明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滎陽郡人尹千於嵩山東南隅見天雨石墮地石開有玉璽在其中璽方三寸丈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埽平河洛清魏都又曰皇帝運興千奉璽詣雍州刺史蕭赤斧赤斧以獻

刻印驚失

世說後趙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遂有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得璽為氏

後周書宇文氏其先曰普迴因狩得玉璽三鈕有文曰皇帝璽普迴異之以為天授其俗謂天曰宇因號宇文國并以為氏

私璽霧塞

燕書元璽六年蔣幹遣劉猗齎傳國璽詣晉求救猗負
璽私行數里忽黃霧四塞迷途不得進取乃還易行璽
始得去

佩印沸騰

隋志文帝時張胄元直太史參議律歷時輩多出其下
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言多不中及太子新立劉焯
上皇極歷駁正胄元之短太子頗嘉之焯為太學博士

負其精博志解胄元之印官不稱意稱疾而歸

舊唐書張胄元佩印而沸騰

宅成璽至

冊府元龜太宗為秦王高祖有詩云聖德合皇天五宿
連珠見和風拂世民上下同歡宴帝于宮西造宅初成
高祖送玉璽以至於帝所搢紳相謂曰詩及玉璽蓋秦
國之祥瑞者歟

奉璽來降

唐書竇建德戮於長安市齊善行乃與裴矩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來降

印選進御

妝樓記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日印選以綢繆記印於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不退

天帝授寶

唐書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六夜女尼真如忽見二皂衣引至一所見天帝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旆

進達於天子肅宗寢疾方甚視寶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為皇太子今上天賜寶獲於楚州天祚汝也寶宜受之代宗再拜受賜即以寶應紀年

青衣授印

唐順宗元和五年給事中張維則自新羅使回泊海上洲島間見花木茂盛臺殿巍峩有數公子命青衣捧龜印以授張乃寘之寶函語張曰歸致皇帝張還舟中回顧舊路悉無影跡金龜長五寸上負金玉印面方一寸

八分篆文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張達京師具以事進
上曰朕前世豈非仙人乎

徒步挾印

唐裴諝字士明遷考功郎中代宗幸陝諝徒步挾考功
南曹二印赴行在上曰疾風知勁草果然

失印不問

史唐敬宗寶歷中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度飲酒
自如頃之左右復白於故處得印度亦不應或問其故

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復還故處人服其量

捍賊還印

舊唐書劉允章為東都留守黃巢至分司李磎挈尚書八印走河陽允章寄治河清巢僭號允章受偽官遣人取印磎所磎不與允章更悔愧移檄近鎮起兵捍賊磎乃持印還之

不敢當印

唐書程異傳異以錢穀奮恣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秉筆西北議置巡邊使乃自請行

佩四將印

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控制百萬近古未有常上平戎八策

解印而逸

唐書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為田令孜激變陳敬瑄命將攻之琪夜奔廣都獨廳吏一人從琪曰陳公知吾無罪

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汝事吾始終今以報汝
齋吾印劍詣陳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劍擊之墜水屍
隨湍流下矣得其印劍以獻陳必據言榜懸印劍於市
以安衆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遂解印劍授之而逸廳
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

倒印追兵

司農卿段秀實與將軍劉海濱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
岳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

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
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
追之旻得符而還後靈岳當罪死秀實亦為泚害

倒印定軍

鑑唐莊宗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伐蜀以李崧掌書記
繼岌破蜀劉后遣人令繼岌殺崇韜人情因之不安崧
曰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是召亂也乃
使書吏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

告諭諸軍乃定

竊寶迎唐

五代史唐莊宗將入汴梁主復召宰相謀之鄭珣請自懷傳國璽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受寶但此策竟可了事否珣俛首久之曰但恐不易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内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

携寶自焚

又晉石敬瑭反唐主從珂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
及宋審虔等携傳國寶登元武樓自焚死後契丹大舉
入寇遂滅晉出帝與太后遣宗室延煦延寶齋降表及
玉璽歸契丹契丹得璽以為製作不工與前史所傳者
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潞王從珂
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此寶先帝所為在位羣臣
備知乃已

文獻通考傳國璽至唐末帝隨身焚焉晉高祖受命特

製一坐開運末北戎犯闕少帝遣子延煦送於戎主戎
訝非真少帝表述其事戎主北歸齋以入蕃至周別刻
倒印激將

宋史魏仁浦傳隱帝密詔李洪義令郭崇害周祖洪義
恐事不濟遣齋詔示周祖周祖懼召仁浦計仁浦請易
詔以盡誅將士為名激其怒心周祖納其言倒用留守
印易詔示諸將眾怒遂長驅渡河

覽印以問

宋鑑大中祥符中上覽河南節度使知許州石普奏狀用許州觀察使印以問宰相王旦對曰節度軍州有三印兵仗則節度判官掌書記推官署狀用節度印印之田職則觀察判官署狀用觀察印印之符制屬縣則大使判署用州印印之

印違詔格

宋史寇準在樞密院王旦在中書有事送密院印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

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送還密院而已準大
慚謝

齋印符夢

又高防先仕漢為浚儀令免職居數月夢一吏以白帕
裹印授防寤而思曰白主刑吾當為刑官乎俄而周祖
即位起為刑部員外郎吏齋印至一如夢中所覩

失印論罪

宋郎官何洵直失本部印上欲重其罪呂正獻公曰洵

直失印誠有罪然重譴之則自今猾吏皆得以制主司
矣乃薄其罪

生識偽印

趙抃傳趙清獻公為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偽造印更
赦而用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云造在赦前而用在赦
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識而生之一府皆服
道中奪印

宋曹利用天禧三年為樞密使後拜為鄆國公退朝歸

私第道中有狂人奪其印以為不祥未幾以姪訥所累而貶死天下皆冤之

先印後書

彙苑詳注王懿恪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狀亟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皆以屬吏吏請其故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鞠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為之者

夢遺六印

宋凌策舉進士後知益州初策登第夢人以六印加劍
遺之其後官劍外者凡六人以為異策處事精審所至
有治迹

易印避禍

老學菴筆記元豐間建尚書省於皇城之西鑄三省印
米芾謂印文背戾不利輔臣故自用印以來凡為相者
悉投竄善終者亦追加貶削其免者蘇丞相頌一人而
已蔡京再領省事遂別鑄公相之印其後家安國又謂

省居白虎位故不利京又因建明堂遷尚書省於外以避之然京亦竄死二子坐誅其家至今廢不知為善而遷省易印以避禍亦愚矣哉

卧起懷印

朱弁副王倫使金久之金將議和嘗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倫將歸弁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節也願留之使弁得

抱死死不腐矣倫解印綬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
辨印忤旨

梅菴雜志盧熊嘗上疏言州印篆文訛謬忤旨得罪熊
少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

投印登第

蜀人龍澄嘗於灤中探得玉印有神曰上帝授禹治水
水治後藏大川可亟投元處澄如其言後登上第

衣帛印印

張寶凡衣服綵帛皆以所任官印印之白黃物以黑紅黑物以粉常曰此印賢於掌庫奴遠矣文字亦然

斯須取印

宋史曹彬傳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取

夢中吞印

建寧府志劉滋未貴時嘗夢神携印一籃大小百餘令吞之劉吞十四印文累累見於腹間後更中外十四任

于闐異寶

于闐國傳太平興國中有澶州卒王貴晝見使者急召偕行驛馬乘之而去駐馬使者引貴見其主者容衛制度悉如王者謂貴曰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深志之復乘馬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知州宋煦劾貴太宗釋之天禧初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遵前戒往于闐至秦州道遠悔懼俄于市中遇一道士引貴登高原問貴所欲具以實對即命

貴閉曰少頃道士曰此于闐國通聖山也復引觀一池
池中有仙童出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瞋目頃
復至秦州道士已失所在發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
趙萬年永寶州以獻

入省秤印

揮麈後錄丞平時宰相入省先以秤秤印匣而後開蔡
元長秉政一日秤匣頗輕搖撼無聲吏以白蔡蔡曰今
日不用印復携歸第翼日入省秤之如常或以詢蔡曰

必省吏私用倉卒不能入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皇耳
官合印文

孫立壽春人少為盜敗露竄伏淝河中覺有物持出乃
木匣啟視之銅印一顆云壽州兵馬鈐轄之印後三十
年以從軍勞充安豐軍鈐轄安豐即昔日壽州遂用此
除官如印

春渚紀聞青社土軍高閭耕地得古銅印文曰宣州觀
察使印謹藏之不以示人後金人南侵高統勤王之師

屢立戰功遂除觀察使如印章云每有移文即用此章
朱記代印

墨莊漫錄河南縣尉司印前後相傳不敢開匣開必有
盜起以木朱記代用行移新舊官交易但易匣封耳

得印兆子

續夷堅志臨淄農鄭氏耕地得方寸銅印鈕作九猿猴
細小如豆形狀俱備鄭先未有子自是產九男

印召風雨

安化縣志師巫甯均在飛霜崖見一鼠盤旋道上忽入穴其下得銅印篆扶靈王印用署符咒能呼召風雷後損其柄不驗

奪靈不與

鑑金胡沙虎弑金主永濟令黃門入宮收靈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主上且不保況璽乎鄭氏罵曰若輩近侍君難不以死報反為奪璽耶我死何必璽必不與遂瞑

目不語黃門邊竟取宣命之寶授逆黨官職焉

磨璽改物

輟畊錄後至元間太史伯顏出太府監所藏歷代玉璽磨去篆文改造押字圖書及鷹墜等物以分散其黨與蓋先以奏請故也獨武后一璽玉色瑩白制作如官印璞僅半寸許因不可他用遂付藝文監收之竟獲永存豈武氏之智能料之乎

上璽雲祥

編年雜記元天歷元年冬篤憐帖木兒等奏十月二十
三日上都送寶時興聖殿御宴其間五色祥雲捧日當
殿官院判鄭立經歷張都事柯九思等與衆於殿前仰
觀郁郁紛紛非霧非烟委係卿雲祥瑞與省家文書標
寫入史柯九思宮詞云親王上璽宴西宮聖祚中興慶
會同爭捲珠簾齊仰望瑞雲捧日御天中

女諫買印

輟畊錄淮海龔翠巖寓吳門與僧權道衡遊僧於市粥

漢印一枚酬價取鑑翠巖知而用十五緡買之語諸女
女曰大人乃亦奪人所好耶巖悟即持送權亦固辭沉
諸淵而別吁若翠巖者可謂善矣孰謂異端中有此哉
然翠巖之女尤可敬也

塊土銅章

春渚紀聞王淵洛陽人鎖試赴省過黃河灘因憇所乘
籃輿渡口輿脚小兀拾塊土支輿土破得一銅章乃其
姓名也

印鎮疫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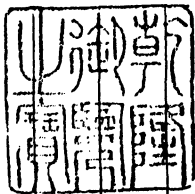
丈信國名印鐵鑄侯官農夫田中畊出歸一老儒凡人家有疫祟或瘧者持此鎮之輒愈得厚償途遠難往印一紙傳粘於戶或瘧者額亦愈

印綬飛起

鶴岑隨筆雍正劉丈烈理順傳臚時同鄉蘭陽梁康僖雲構以御史侍班印綬忽開花飛起良久乃落

印綬怒張

二申野錄甲申上餞李建泰于正陽門建泰頓首拜謝
印綬花怒張如斗是日大風揚沙識者以為不祥



印典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印典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賈鉞

貢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翁方綱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貢生臣宋大樽

欽定四庫全書

印典卷五

長洲朱象賢撰

綜紀

典籍紀載瑣非無意傳示後人足資稽考未
敢避繁冗之譏而畧之也是類與制度故事
鑄製等目非有關係而于印章之梗概不無
相涉是以搜羅附列以志無遺

辨物彙之

周禮職金辨其物之嫩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注謂加
以印封也

璽書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
而與之疏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

六都印

周書師有六都印皆是師自防之法

固璽

呂氏春秋孟冬圉城郭戒門閭修捷閉慎關籥固封璽
怡軒先生曰時當歛藏百事休息璽印並應固藏也

六國印

史記蘇秦傳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
相印乎

五國印

又張儀傳張儀卒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
約長注犀首姓公孫名衍

懷金印

蔡澤傳澤謂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足矣

璽之于塗

呂氏春秋民之于上若璽之于塗也印之以方則方印之以圓則圓

金印葬

郡國志闔閭食蒸魚賜三女女怨自殺王痛之葬於郭

西金印玉牒悉以送葬因名女墳湖

負璽

環濟要畧侍中古官也秦始皇復古冠貂蟬漢因而不改此內官拾遺左右出則負璽以從秩二千石

金剛靈璽

漢武內傳西王母佩金剛靈璽

棄印不從

項羽紀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

卷五
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

無功奪印

漢書郭昌傳以大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
明無功奪印

黃金印

賈誼新書天子之相號為丞相黃金印而尊無敵秩加
二千之上

懷銀黃

漢武以璽書勅責樓船將軍楊僕曰將軍請垂傳行塞
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注銀銀印黃金印楊
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封梁侯三印故三組也
得印一匱

漢書夏侯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
一匱

受璽旁午

漢書霍光傳受璽二十七日使者旁午

收印千八

冊府元龜臧宮為偏將軍從破羣賊數陷陣却敵後為
輔威將軍討公孫述於蜀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
掠印簿入

東觀記段熲上書曰又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
印三十一錫印一枚及紫綬三十八黃綬二枚尉印五
枚皆簿入

印之以璽

漢書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君封者金泥銀繩印之以璽

牧守印

公孫述傳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

五寸印

後漢祭祀志建武三十二年告祠泰山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

五色印

後漢禮儀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止惡氣

半章印

十三州志有秩嗇夫得假半章之印

十腰銀艾

孔氏襍說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
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也後漢
張渙云吾前後十腰銀艾銀印銀印艾即綠綬十云者

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子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

發塚取璽

王莽發故太后傳丁二塚取其璽綬

六印磊落

蔡伯喈釋誨或畫一策而綰印或談終朝而執珪連衡

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

王僧孺表還周鈕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

佩漢印

西域傳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
六人

上印歸邸

張安世傳何感

憾同

而上印歸邸

身逃亡印

前漢劉屈氂傳挺身逃亡其印綬

金銀印

魏武破袁紹表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

遺印不用

孫堅傳注曩所得玉璽乃古之遺印不可施用

呼弟佩印

吳孫策病甚呼弟權佩以印綬

姬佩后璽

太平御覽孫皓內寵諸姬佩皇后璽者多矣

鴨頭雜印

吳中紀孫皓造金璽六枚有龜龍麟鳳璽駝鴨頭雜印
拜陵負璽

宋書蔡興宗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
拜陵興宗負璽

年號小印

唐太宗自書貞觀二字作二小印又玄宗自書開元二
小字作一小印御府寶藏書畫往往有此印

神皇璽

唐書武后傳自號聖母神皇作神皇璽

神靈璽

顏師古封禪議神靈璽寶而弗用由來無所施行其六璽雖以封書莫不披於羣下受命之璽登封則用昭事上元表茲介福休徵緯兆豈因常貫又封檢之璽分寸不同即事而言請並更造

負璽登樓

唐書僖宗光啟二年田令孜刼上如寶雞上以傳國璽

授神策軍使王建負之以從登大散樓

金不供印

辛替否諫中宗置公主府官疏陛下倍十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無充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陟膏腴之地

封印附計

舊唐書職官志凡天下制勅計奏之數省符宣告之節率以歲終為斷天下諸州則本司推校以授勾官連署

封印附計帳使納於都省

賜節鑄印

徐度却埽編唐之方鎮專制一方宰相之外他無與比故賜節鑄印之禮特異本朝但為武官之秩無復職掌而賜節鑄印猶踵故事

盛印於囊

唐鑑殿中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事悉主之號為端他日稱之曰端公屬其雜事者謂之雜端最

為雄劇盛印於囊開元以來殿中侍御史彈舉遺失號
副端

八印

舊唐書御史臺八印曰臺印隨從印左巡印右巡印監
倉印監庫印監察印出使印

用廢官印

柳宗元館驛使壁記大歷十四年欽命御史為之史五
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

十九年南陽韓泰告於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

試卷用印

唐昭宗時貢院奏舉人試前五日納紙用中書省印付貢院院司印鑱在內往來不便請祇用當司印

分日知印

宋職官志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宰相之職無常員有二人則分日知印押班以丞郎以上至三司為之

輪日知印

會要至道元年詔曰自今叅知政事宜與宰相輪日知印正衙并得升都堂

納三省印

宋寧宗開禧元年以韓侂胄平章軍國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

銀青金紫

歐陽永叔曰漢以後有銀青金紫之號青紫綬色金銀

其所佩印章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為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唐李宗閔謂崔能賜紫衣金印曰金印繆也今世自以賜緋服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矣今有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流俗相承不復討正也

印綬隨葬

夢溪筆談今人地中得古印章多是軍中官古之佩章

罷免遷死皆上印綬得以印綬葬者極稀土中所得多是沒於行陣者

文獻通考宋元豐六年詔臣僚所授印亡歿並賜隨葬
收印

續文獻通考元至元十九年九月勅各行省止用印一
餘者收之及收諸位下印

二十年降太醫院為尚醫監收給銅印

收印改寶

又至元二十四年桑哥言北安王相府無印而安西王相獨有印實非事例乞收之諸王勝納合兒印文曰皇姪貴宗之寶實非人臣所宜用因其分地改為濟南王印為宜皆從之

押字用印

輟畊錄今蒙古色目人之為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特賜不敢用按廣順二年平章李

穀以病臂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此押字用印之始也

厭水災印

盛熙明法書攷嘯堂集古錄一百紙王俅集也中有古印文數十其一曰夏禹係漢巫厭水災法印世傳度水佩萬字此印乃漢篆所以知之

軍旋上印

明太祖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旋則上將印於

朝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出朝廷

改御史印

續文獻通考洪武二十三年已改鑄監察御史印先是
既分察院為河南等十二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
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一每道置御史或五人或四三
人以次差出分巡其一藏於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
命則納之至是左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
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二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

史印餘道並同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
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十府州事繁劇每道置印
十餘道皆五

監督關防

續文獻通考萬歷二年鑄給監督徐州淮安臨清德州
天津衛關防又給昌平管糧通判關防令兼理居庸關
商稅又給監收肅州倉臨洮府帶銜通判固原州倉平
涼府帶銜通判靖虜甘州莊浪西寧洮州六倉鞏昌府

帶銜通判監收永豐倉同知各關防是年又題准鑄驗糧關防一顆付委官收掌凡遇解到內府錢糧驗中會同科道覆驗鈐記關防以防抵換四年添鑄南京戶部監督銀庫關防二十六年戶部奏議處海稅事宜給閩海商稅府佐關防

金鑄關防

又明制文武臣領勅行事者俱給關防以銅為之其模制大小雖相臣行邊與部屬無異獨正德間太監張永

征安化王及再督三關用金鑄見楊一清所撰墓志楊
與張永同事所紀不謬

真人金印

真人府有六品印銅鑄二品銀印則英宗朝因使拜表
回鑾有驗鑄金易之其文乃正一嗣教大真人府之印
道陵傳下玉印其文乃陽平治都功印雲篆也

掌璽

文獻通考漢初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

臺馬端臨云尚符璽郎掌璽及符符節令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

唐六典秦有符璽令齊置主璽令史於蘭臺以待書御史領之後周天官府置主璽下士四人分掌神璽傳國璽與六璽之藏唐因隋置符璽郎四人

至天后更名符寶郎

文獻通考宋大觀元年制八寶成詔令置官尚書省請置符寶郎四員掌寶于禁中

詳制度內

嘉定十六年七月置

奉安符寶所建殿以內臣掌之

存疑錄明初設符璽郎後改為尚寶司凡寶皆內尚寶
監女官收掌遇用則尚寶司以揭帖赴監監請旨乃發
霍西陵宮詞紀事云記入深宮甫及笄收藏玉璽裏黃
綈開函閱遍交金鎖珍重龍章印紫泥乃賦掌璽之事

印曹

晉職官志侍御史所掌有五一日令曹掌律令二曰印
曹掌刻印

續文獻通考明各衙門印信俱禮部鑄印局專管鑄造

印信俱有定式其後又有鑄換辨驗等例凡開設各處衙門合用印信劄付鑄印局官依式鑄造給降其有改鑄銷毀等項悉領之

監印官

舊唐書凡施行文公文應印者監印之官審其事目無差然後印之

集說

古道所存一語一言皆堪師法况印章樸雅

古法罕傳而可不為詳稽博考哉故披閱諸
書摘錄論說之雅正而不涉於呆版俗陋者
編次集說別為一類

釋璽

劉熙釋名璽徙也封物使可轉徙而不可發也

許慎說文璽王者之印也以守土故從土籀文從王

釋印

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為信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

付也

許氏說文印者執政所持信也徐鍇曰從爪從卩以持信也

璽以玉

蔡邕獨斷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鈕古者尊卑共之

璽書章印

馬端臨云按天子之所佩曰璽臣下之所佩曰印無璽

書則九重之號令不能達之於四海無印章則有司之
文移不能行之於所屬此後世之事也三代以前則未
之聞古者人樸俗淳而其用甚簡後世巧詐日滋而防
制益密故璽書印章之用甚煩

印信

玉璽譜璽印信也在君則封冊畿服表信神祇在臣則
授職君上顯用民下

白帖不言而信示人以信

龜鈕虎鈕

應劭漢官儀印者因也龜者陰也抱甲負文隨時蟄藏以示臣道功成而退

又虎鈕者虎為獸長取其威猛以繫服羣下也

周正隆平

相印經印有八角十二芒凡印欲周正上隆下平光明潔清如此為善

相印

相印書相印法本出陳長丈長丈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私以法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丈從誰得法長丈曰本出漢世又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也

考古印

吾子行云三代時無印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其璽惡揭而璽之之說注曰印其實手執之節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

問字反淳樸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國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將軍之印劉安寓言而失詞耳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急欲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為官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少知此者故後宋印文多繆

漢晉印

又漢晉諸印皆大不踰寸惟異其鈕以別主守之上下
諸侯王印素駝鈕列侯以龜將軍以虎於蠻夷則蛇虺
駝兔之屬示周禮六節之義也其字皆白文常職多瓦
鈕令長印上作鼻鈕可綰而已其印文惟侯印就範中
鑄字極精緻是擇日封拜非急遽為之也虛爵者填其
文以金銀當時未有署僉以印為信故軍中印皆鑿官
重者兩鑿成文官卑者盡一鑿或字疎密不一則密文
細而疎文肥人名私印之六面者多鑿餘亦皆鑄率多

為龜鈕或二印一龜身首藏合謂之子母印聞有三級
壇鈕及天祿辟邪者或大小為兩面晉印猶有漢法惟
私印間有朱文字體與漢不異

唐宋無佳印

王兆雲云印章興廢絕類於詩秦以前無論蓋莫盛於
漢晉漢晉之印古拙飛動奇正相生六朝而降乃始屈
曲盤回如繆篆之狀至唐宋則古法蕩然矣

詳定印文

文獻通考宋英宗治平三年命知制誥邵泌殿中丞蘇唐卿詳定天下印文泌唐卿皆通篆籀尋復廢罷亦無所釐改焉

識字製印

梅菴禱志漢人識字者多故製印章無所不妙焉援武臣也上書言伏波印文之訛後人尚未識字徒膠柱而鼓瑟欲求其工難矣

印章宜小

怡軒先生云古人官私印俱不盈寸秦制尤小至李唐正印章埽地之時而貞觀開元等印仍無過於半寸今人作私印有大踰一二寸者皆後世之俗尚決不可為其所惑而效之也

印稱枚

漢書明帝詔令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十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則是印當稱枚或稱幾鈕幾顆幾方幾坐俱俗謬無出

古印足藏

王兆雲云秦漢印章傳至於今不啻鍾王法帖何者法帖猶藉工人臨石非真手蹟至若印章悉從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燦然俱在真足襲藏者也每一把玩恍然令人有千古意

印不可妄評

梅菴雜志作印非以刻字整齊為能事要知古人之法會字畫之意有自然之妙今人不知凡能捉刀刻字即

自負擅長當時羣公貴客亦未之知妄為稱道遂大行於天下而此匠流本不知秦漢印為何物或見之亦曰篆法不同於說文刀法未造及整齊門外俗夫聞之以為妙論即以評品天下之印遂令人不知學古止知字畫工整為能也嗚呼魚目之於珠子碲碲之於美玉奚辯哉

一名數印

王兆雲云古人以印章殉葬故一名有數十面者至今

有之豈非為不朽計哉惜鐫刻者之不知為何人也

刻符書

韋續云刻符書鳥頭雲脚體秦李斯趙高皆善之用題印璽宋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所載秦王傳國璽上書是也

許慎說文序秦書有八體第五曰摹印注云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為一體徐鍇以為符者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理應為一體摹印屈曲填密則秦璽文也子良誤

合之夫秦璽即秦始皇傳國璽考之向巨源本及蔡仲平本所載璽文皆如韋續所云鳥頭雲脚者惟畢景儒本不同然亦非屈曲填密徐鉉所云或別有據乎抑世傳璽文謬偽不足信乎

篆可入印

盛熙明法書攷張平子碑崔瑗篆多用篆法不合說文却可入印全是漢篆法故也

作印從古

楊廉夫云凡字無害於義者從衆可也若有關於大義者當從古楷書尚然而況以姓名作篆刻之印章乎

圖書記

陸文量云前人於圖書書籍皆有印記曰某人圖書記今人以此遂槩呼印為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為文章之名莫之正矣

都玄敬云前代私印有某氏圖書或又作某氏圖書之記蓋惟以識圖書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私刻印章槩

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

怡軒先生曰古來止有名印字印名字之外別為圖畫書籍間所用之印名為圖書記者始於趙宋金天會三年得有家內府圖書之印此即圖書之始而非古法也至於稱名印槩為圖書者乃世俗相承宋人之誤也

印藪

王兆雲云今坊中所賣印藪皆出木版者章法字法雖在而刀法杳然矣必得真古印玩閱方知古人之妙

琬玉法絕

李公麟傳公麟好古博學紹聖末朝近得玉璽下禮官
諸儒議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魚
鳥為文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琬法中絕真
李斯所為不疑議遂定

作印名人

梅菴襟志印章之妙莫過秦漢而作印者泯然無聞蓋
斯時皆善摹印書學增減結構運臂純熟刀法沉著自

然合度故悉盡美而非難能故無傳也魏晉間有陳長
文韋仲將楊利從許士宗宗養並係淵源相接技藝神
妙并能觀印而識其休咎至唐宋雖或可考一如今之
剖剝者不足錄元明間之吾衍王厚之朱應晨吳敦復
有名仲徽者失其姓吳璿朱珪文徵明文壽承顧汝修
王元楨甘暘皆能法古正今乃後世之出類拔萃者也

文氏印

蝸廬筆記文太史印章雖不能法秦漢然雅而不俗清

而有神得六朝陳隋之意至蒼茫古樸略有不迫今之專事油滑牽強成字者諸惡畢備皆曰文氏遺法致為識古家所薄夫文氏之作豈如是乎

鈿閣女子

周減齋云鈿閣女子韓約素者梁千秋之侍姬也千秋以能印稱韓初學篆遂能鐫頗勝梁氏故世之得約素章者往往重于千秋云

雜錄

事欲精詳雖偶言旁及亦皆有助今印章家
得其微奧者頗罕古書所見奚堪輕置茲以
載籍閑文并辭章名作之內涉及而不重複
者聊為裒錄用廣博覽

璽中有字

涼州記呂光時陳平仲得玉璽博三寸長四寸光澤無
文向日視之字在腹中有三十四字

蛟龍文印

北史承明元年上谷郡人獻玉印有蛟龍之文

種龍印

陳留風俗傳巴吾縣宋雜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今其都印文曰種龍

鹿形陷印

段成式酉陽雜俎代宗即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初楚州獻定國寶一十二第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陷入印中

胡字印

法書攷唐太平公主駙馬武延秀玉印胡書四字梵音
云三藐毋駄

飛白字印

嘉祐襟志李昌言處見一飛白鳳字印

象形文印

宋子虛云嘗見古印中有如獸形者禽形者又有如一
器一物者甚古樸可愛即所為象形文也

製陶印

陳氏雜錄吳門周丹泉能製陶印以堊土刻印文或各類鈕式皆由火范而成色如白定而文亦古

押字小璽

宋徽宗好畫畫後押字用天水及宣和政和小璽或用瓢印虫魚篆文

書畫印

宋高宗書畫皆妙上用乾卦印晚居北內多用太上皇

帝之寶德壽殿寶御府圖書

天生印文

安化北濱江畔上有天生印文八顆陰雨其文益見

馬印

北史魏孝文帝紀軍給璽印傳符次給馬印

唐六典諸牧監凡在牧之馬皆印印右膊以年辰尾側以監名皆依左右廂若形容端正擬送尚乘不用監名二歲始春則量其力又以飛字印印其左髀膊細馬次

馬以能形印印其項左送尚乘者尾側依左右間印以
三花其餘雜馬送尚乘者以風字印印左髀以飛字印
印左髀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
以出字印並印左右頰也

佩印制虎

抱朴子入山佩黃神越章之印見新虎跡以順印印之
虎即去以逆印印之虎即還

白章印

又古之入山者佩黃神白章印其濶四寸其字百二十以封泥著之所在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

棗心印

初學記黃君制使虎豹法曰道士當刻棗心作印方四寸也

桃根印

李石續博物志桃根為印可召鬼海錄碎事塚上桃根方可召

印封其戶

列仙傳方回者堯時隱人也隱於五柞山中為人所刳
閉之室中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言得
方回一丸泥門戶不可開

朱宮印

雲笈七籤潛山儲君黃帝所命為衡岳儲貳今職似輔
佐者也道士入其山者潛山君服紫光綉衣戴叅靈之
冠佩朱宮之印乘赤龍之車而來迎子

三庭印

又青城丈人黃帝所命也主地仙人丈人領仙官官人道士入山者見丈人服朱光之袍戴蓋天之冠佩三庭之印乘斜車從衆靈而來迎乎

膝上有印

謝自然女道士也果州人居大方山頂常習道德經黃庭內篇於金泉山一十三年晝夜不寐兩膝上忽有印四孺若朱有古篆六字粲如白玉忽於金泉道壇有雲

氣遮匝一山散漫彌久仙去

夢印

夢書印鈎為人子所錄也夢見印鈎人得子含吞印鈎懷妊婦也鈎從復出為其乳失印子傷墮而懷之妻有子以口含之子為宅中

印魚

酉陽雜俎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者先以印封之吳都賦作鰈魚

述異記城陽縣南有堯母慶都墓廟前有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若非祀者捕而不得

腰間有印

周密齊東野語野婆

獸名形似人

出南丹州黃髮椎髻裸形

跣足儼然若一媼也羣雌無牡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

已下有皮蓋膝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為健夫所殺

死以手護腰間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有文類符篆

也

又雄鼠卵有文如符篆治鳥脫下有鏡印則野婆之印篆非異也

符璽輯字

莊子赫符破璽而民撲鄙

鄧析書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

西京賦降尊就卑懷璽藏紱

庾信哀江南賦爾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酌對

謝莊文和芝潤瑛鐫璽乾封

沈炯表執石趙而求璽斬姚秦而取鐘

北齊樂章圖璽有屬揖讓惟時

庾信詩赤鳳來銜璽青鳥入獻書

印章駢字

薛廷珪授邛漢二刺史制亦佩專城之印往俞連帥之求

李磎修鼓角樓記劉公旣挈防禦印登城西而望皆拒戰後火燼

嗣秀王表翠琰颺徽綴洪支於綿帙黃金襲印奠檣李以苴茅

吳質答東阿王書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

庾信啟澠池置陳解鄧禹之圍函谷開關削王元之印

劉禹錫令狐楚家廟碑密印纍纍邦族聳慕

李商隱狀謬當廉印合啟幕庭

又代安平公遺表對印執符碎心殞首

顧雲啟斬衣報命顧印酬恩

李劉啟姑令副貳之車且護方寸之印

呂溫序朝廷命公盈虛東南漕引吳楚我若無事往往

佩聯印擁大蓋枉道而過舊山林壑之間琴詩不廢

真德秀啟竚上印於龍江即演綸於鳳閣

張說安樂郡主花燭行黃金兩印雙花綬

盧照隣失羣雁詩金龜全寫中年印玉鵠當變萊蕪釜

高適詩始佩仙郎印俄兼太守符

岑參詩縣花迎墨綬闌柳拂銅章

白居易詩不被馬前提省印何人知道是郎官

又換印雖頻命未通歷陽湖上又秋風

又幾時辭府印却作自由身

賈島詩卷簾黃葉落鎖印子規啼

又一主長江印三封東省詩

李賀詩情知一丘趣不謝千里印

李洞詩月白吟牀冷風清直印閑

吳均詩肘懸辟邪印屋曜駕鶩瓦

杜牧詩泥情斜拂印別臉小低頭

劉得仁詩侯吏齋魚印

孫逖詩已佩登壇印猶懷伏奏香

密璫詩太原珍玩名天下舊跡猶憑古印章

徐積詩家中但乏青囊印坐處須看黃卷書

印典卷五